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傳十二

儒林

貞靖周先生傳

王世懋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峯周先生既沒而其子紹元紹節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姦行已垂廿載鄉曲父老時時為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

稱說官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乃泣而請於同志曰  
吾今而後知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  
謚以尊名非獨國典亦有私謚焉黔婁太丘而後代可  
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媿願徼惠於二三子於是徐  
君益孫輩同辭而獻議曰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  
言曰靖說者曰貞行清白也執志固也靖恭正己身也  
少言而中也維先生好遯食貧易簣不變可不謂貞乎  
力學躬行功德並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璵陶潛之美

先生實兼之請以貞靖為先生謚議成以質於外史氏  
王世懋曰可為作貞靖先生傳曰先生姓周氏名思兼  
字叔夜號萊峯松江華亭人也祖裡某縣簿父雲鵠以  
先生貴封工部員外郎先生生有異質少為大父母所  
器恒抱著膝上曰此我家千里駒也大父尉興國先生  
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問  
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先生抗言曰此不當受大父益  
奇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臨江之門臨江公試以對

偶輒應聲屬以詩有范甯王忱之句因命與其子豫孫  
同學即朋石中丞也中表競爽葩藻流聞時人以為機  
雲復出云年十七補邑諸生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不  
能休大為督學使者楊公所知嘗為古詩歌詹事陸文  
裕公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辨生此語爾  
善視之先生乃從陸君所益窺羣籍同里高才若陸范  
諸名輩咸自謂不能及也兩試南畿皆預選以文體踰  
格為監試者所抑罷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

癸卯秋試疾間入闈始稍斂就時遂捷丁未計偕竟與  
楊中丞同舉進士謁選得山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  
侵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亟下令曰救荒莫若省事凡  
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塵  
縛一籃輿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舁行民皆歡  
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生矣居一歲州大治父封公嘗  
携家就養潛行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  
一訟輒經歲月亡論枉曲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

食頃可立決乃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是而已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起而祝之迫視則守像也封公以是知先生真能得民云藩府閹縱莊壯奪民產民訟之分巡僉事僉事捶莊奴斃之獄閹嗾王奏之下所司鞠選悞吏惕王威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辟撫院彭公疑其事檄先生往王召先生宴衆虞有他先生攝衣竟往王身自陪宴先生為飲酌危竟席王不敢吐一辭先生出則閱成案對衆歎曰是胡難決僉事亡意

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曰今為宗藩故加罪一等聞  
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未減足矣卒據以請於朝僉事  
者竟得復故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  
幕府復檄先生治之將加剽焉先生曰此輩皆赤子饑  
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為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為招戢語  
散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  
不敢納先生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錢穀皆復  
業為良民兵罷不用幕府益奇之先生居官廉甚即



所得月俸又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  
餐忽有野鴿來巢種類甚繁因取膳二親州人以為天  
所惠廉吏也庚戌入覲時分宜用事而墨計吏多有餽  
遺先生僅持銀一鐲詩而贄之分宜亦知其廉能歸其  
一鐲而報以詩吏部考先生治行第一辛亥擢膳部員  
外郎督餼清源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清源去平  
度不甚遠其人思先生輒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先  
生人人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先生為色喜或

曰不幸受某官虐使公在吾豈至此因大泣先生亦大為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先生至皆踴躍來奔比見各太息去李初不測所以繼知之過清源為先生道其事云去後十年民竟為立生祠祀之事見崔桓碑記中宦厥故多羨利猾民蠶食其中先生至則以常例獻怒却之已摘其姦狀尤著者杖而成之蠹弊盡剔晏坐堂皇時呼吏卒為擔水濯階曰毋污我階故事公私船北上者皆帶磚獨中使不肯先

生在清源中使惕不敢不帶時河勢將決先生為禱於神募民囊土築隄身立赤日中督之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於魚鼈先生之賜也州人方元煥德之為序以傳先生居清源雖不治民其頌聲不减平度云比先生家居時親故至京師道出清源清源人爭問先生多泣下有張某者遇廠中舊胥知為先生至親即率妻子羅拜具食問先生子嗣甚詳問有二子復率妻子仰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寅晉水部郎巡通惠

河政如清源滿三載考得封父母先生望闕拜舞曰吾  
藉是稍報二親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補得僉  
湖廣按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廉能聲至則  
臺使僚屬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州有宗  
庶將軍五人藉藩封恣為奸利糾集亡賴白日探丸殺  
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亟走匿斫柱而出州倖  
而下悉奉其指使監司為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  
氣無所控訴公聞而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

先生度非遊徼可辦即聽民自梓捕去城十里守備祝  
明來迎先生知其人可任即與密謀盡得諸奸狀五將  
軍者氣盛而入為搆公不動項之羣嫗戟手呼噪於門  
公又不動已而民各縛其黨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  
無可奈何則臂匕首而入先生逆知之佯為揖而捫其  
臂曰毋妄動吾為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為此曹死耶五  
將軍計沮而退先生乃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上詔  
即訊逮得旨竟械置高牆所奪田宅子女竟還之民自

是吏得為治民得為生皆焚香拊舞為先生塑像立祠  
先生拒不可則使人毀像仆碑民爭舁碑藏之攝篆江  
防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挾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  
於先生暮夜密投千金先生怒廣設方畧擒捕竟殲之  
江黃之間威惠流聞聲稱籍甚一時藩臬諸公皆民譽  
也爭媿歎自謂不及云兩臺薦疏皆極揄揚而先生已  
丁內艱去矣初二親就養先生雖不在官舍朝夕跪問  
起居孝謹備至已聞倭寇稍平思其幼子堅欲歸先生

不得已送之過九江備兵使者駭謂先生胡至此先生  
曰坐吾親得罪亦復何恨使者退而服其言母夫人歸  
未幾以訃聞先生慟殞於地者再徒跣而歸水漿不入  
口者累日終三年喪親故勸之出仕先生嘆曰吾安得  
復抱前悔日具甘旨百計為封公懽庚午封公患風痺  
復不起先生哀毀難骨如母夫人喪服除竟不復出優  
游林泉者逾八年足跡不入官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闔  
門食貧終不為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携圖書數卷

遊吳越佳山水間嘯詠自得終不令人知侯公東萊守  
嘉興先生門下士也遣小吏持幣侯且訂謁期先生峻  
却之母以我故蹈嫌疑已聞唐公樞講學若溪買舟訪  
之聞先生至出迎偃僂舴艋間侯甫別去而先生已解  
維不可跡矣已至茗溪訪一學博士亦故膠東弟子戒  
勿言有司已竟洩之分巡其人先生故吏乃迎致供張  
先生變色不語趨棹歸其狷介至此先生雖屬於士節  
乎然其居鄉和易慈愛藹然嘗養病南禪寺聞鄉人金



姓者坐官逋訟繫且死亟徒走歸捐貲為贖之其人踵門謝則拒弗見元旦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夫夫名為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其家叵測先生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為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有市賈貿米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令歸其人而終不自言先生沒二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乃知其隱德不可勝紀云吏部即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時徐文貞當國絕重先生

書來以古人許之且促之仕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廟  
堂方以兄為學問中得力人奈何不為蒼生一出先生  
猶堅卧不起未幾復召為廣西督學副使實有意大用  
之而先生已邁痺疾竟不聞新命卒年僅四十有七云  
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謂宜人曰吾生平兢兢  
常恐失墜今幸歸全何恨謂二子無荒學問吾以清白  
遺汝搢紳能念我者汝不孤矣訃聞朝野惋嘆遠近奔  
哭諸生羣議請祠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

雅母煩再覈而直指孫公以師生義撫卹尤至若平度父老謝禹氏革率其弟子百餘人為文醢酒頓地長號握手二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蹟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為朱邑桐鄉云先生少豪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宗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評者謂得趙承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斂而焚之凡世俗所慕宮室輿服聲伎珍玩之屬都無染著而一意靜修學道聚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義辨析參互手綴

口占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然終不集生徒標  
道學名故人莫得而窺也所著有西齋日錄道學記言  
若干卷行於世其為詩若文往往不留稿以故多散失  
二孤從殘剩中輯之為周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屑  
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龜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嘆曰大丈夫當為百世謀若  
偷為娛悅耳目目前釜魚幕燕耳此豈其深意所寄耶嗚  
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通才於才可謂完人矣而降年不永

天下咸悼其施之不究然漢郭林宗聲垂千古其年尚  
減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令天假餘齡出而用世  
亦事功粗迹耳倘所謂精意流行性靈常在亦詎於今  
日有加損哉紹元兄弟以先生懿行實繁恐久愈湮沒  
故余為總集所聞以比於家乘周志也後之覽者其毋  
罪於蕪之不剪乎

江西奉新縣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張佳胤

恭懿先生沒余守官不得啟手足為訣既殯讀舒太守

所為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愛門下士惟余門  
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  
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卜築別業東郭外層岡翠柏  
油然若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為柏山先生云先生上  
世俱隱據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贍給然未有以經  
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  
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夙  
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而易學未行時有老生

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  
儒有私錄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局錮筭中如寶  
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  
可覆瓿且不能辱主司一盼何云說義皇耶乃究意圖  
學務在自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非所  
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  
有司先生一無愠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裒然冠  
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不第竟

謁選授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拊循其民奉新人狡悍見先生仁廉諸所供應夫馬故慢命以累先生先生捐俸為之不足則倒橐中物以此先生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書內外弟子橫經問難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過不妄取與而惡惡甚嚴人無敢犯且絕跡公府先生嘗對弟子談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第者至讀書不求章句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月每暇造先



生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弟子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

不與經相叅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人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不為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溯前又曰讀乾之象見文王興周之德讀坤之象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以為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官囊僅十餘金瀟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洵有道人也有道人也

余既率同列做古議謚事謚先生為恭懿再舉先生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惑矣已而領一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焉惑又甚矣然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哉

八厓周公傳

孫宜

孫子曰華容古車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談者率  
以為楚之鉅馬自邑中馳者槩謂東山東山之秀乃又  
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  
景頌華夏若朴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厓山自東復  
北行數十百里則其勢愈益雄巍壁峭嶂疊嶺巉阜仰  
軋日月奇刺雲漢眎東山蓋上下幾之於是有異人生  
焉曰八厓公八厓者山之特也而公居其下故稱八厓

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降直入其廨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貴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罔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為諸生也諸生率卑易眎之曰周氏子窮而粗鹵即免死溝中倖耳凡有酒食聲伎之會即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顧倜儻靡較遇酒食聲伎直入座中坐高論濶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卑易眎之會有誦公文者

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人才可得志若咸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誦之亦稍稍敬重視公居無何公鄉試武昌榜欲出也戲隱其名姓謂他邑同候生曰今年解知之乎華容周廷用也同候者曰此人中解乎公即曰此故奇才也設令試禮部策廷對猶當首耳已公果列第八錄其文式之明年正德辛未而公與家大夫舉進士出為宣城令宣城者縣之壯也公為之迎刃破節排錯解焚芟強抑豪靡有遺缺又日從事文章詞翰

為山川亭閣之遊不三年入為陝西道監察御史按貴  
州夷獠帖息寇暴屏除文學詞翰愈益加進駸駸內遷  
已會公疏詆銓部厥辭直烈當事者怒公思有以阨之  
未一考竟陟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憤而心靡平  
而公則坦然泊如曰此何足以困我也乃益自砥礪聲  
績日起當事者無如何也進公福建右參議與見素林  
公論詩文于壺山之陽林公大喜竒焉為文以贈未幾  
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屬亂芒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

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百年云公冒險  
闢阻宣德布惠綏懷勦撲遂平芒部之亂又攝武科舉  
士科舉士率精實無謬即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第  
列華要於是蜀有編修楊名給事中王繼宗等焉然公  
終不自耀其能征芒部也同事猥隨者間得美遷而公顧  
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擢為江南按察司江俗故刁強弗  
馴其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為按  
察也每痛抑其弊凡搢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



廳事公拆之以此故請屬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讒交集咸欲推刃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鉉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者知公謂汪君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即曰公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摘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搢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氣人也今黜必且疏直寃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而公顧達言曰天下大矣假令

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是卒歸歸而與家大  
夫為石磯八厓之社其文益大進明年嘉靖甲午公微  
病疥醫謂下之愈乃下之而增病病不數日而卒年五  
十三孫子曰世蓋有真豪傑者非八厓公哉夫公東山  
之布衣也前無師承之助後無汲引之階總角寒素又  
非有萬石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  
足鳴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氣足以食一時茲非有  
特拔靡羣之貴陰厚獨得之具能然哉夫豪傑之士天

既生之矣即俾其鷹揚嶽立雷動風駛掀揭宇宙照耀日月奚不可耶而顧窒抑阻撓位不稱德行與世乖使人顧蒼叩帝莫能伸達嗚呼天生之天抑之乎抑闢茸齷齪者其得志宜久而孤騫卓邁者造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嘉靖壬辰予以文試禮部是時公始黜也人率喜謂予曰八厓子去矣予曰若謂今日之去能八厓子屈哉夫天下有真豪傑亦有真毀譽真豪傑者必真毀譽而後能明之者也夫八厓子誠去已庸

流恒革視厥偃蹇跛躓胥靡之狀誠已內快中足喜其計行矣衆口之鑠弭而積毀之銷既息子猶賢人君子也今所覩闢茸齷齪僥倖通顯者非世之所誇耀駭震所崇侈以為不可及人哉然不數十年灰盡煙滅即使三尺童子微有識知謂其品視八厓則何如此非所謂真毀譽者耶夫真者定也定者人為之實天道之公也八厓子亦俟其定已耳故曰造物無終窮然公之黜歸也語諸子若弟曰而屬以我故怨乎吾聞之丈夫進不獲

於時退必有知己者夫石磯子吾之知己也今天稍俾  
我年吾得與石磯子日以文酒過從足矣嗚呼公果未  
幾而死乎天之於豪傑嗇其位復嗇其年乃以身致之  
毀若譽虛名耳何益乎初公既與家大人為同年婚姻  
交會予稍長亦能以文自樹立有聲稱已諸時人乃咸  
仇嫉擯陷之罔置即號至親內戚恨不欲其朝暮淪入  
目死焉而公獨冒衆怨排俗紛忘年友之又播其名海  
內於是海內人間曰華容有周八厓復有洞庭子乎嗚

呼斯亦謂國士知矣公卒予為詩十章哭之已又書其  
墓碑今又作八厓周公傳然予尚欲刻其歸休詩并序  
其文

論曰華容故文獻也前哲之士若朴翁兩山率以文自  
樹立然其體顧咸不高乃八厓子之文則彬彬異焉予  
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魏晉李杜之  
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吾不謂特立豪  
傑哉公既已違世獨化而海內識者未嘗不誦愛其所

作稱八桂八桂以此卜之百世之下必有聞矣夫不於  
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範斯又非天道昭昭未泯  
者耶八桂子固可以死哉八桂子固可以死哉

見吾陳公傳

張元朴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  
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熙寧之世為最盛迨明興  
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  
獵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

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即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先生者也然當兩先生時陽明先生方講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為兩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為致聞見



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只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為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為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

先儒可為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氏之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不羣為文奇崛遒勁不為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寘圭田三江閘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為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諱避執政愛其

才令所知諭之曰賢御史稍須安靜公即對曰為我謝  
相御史非安靜官由是與執政忤肅皇帝既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悉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  
有卻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  
令其黨搆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宮禁  
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於是  
公方視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彎弓射父之罪東山  
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為張氏羽翼併下公

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  
山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  
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暴母之事宜亟正典刑  
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掾東山所奏悉無驗  
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晏如當是時微公  
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  
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為  
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袞帔交葬便上初

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為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既退休里中日夜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疊疊為上官陳說為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溢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閩輒以

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於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為廉吏為直臣為博雅之儒為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未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然偉然者皆其所學之緒餘而非襲取於外也公沒未幾其子孫無以具饘粥予往嘗見

其子孫某於潁陽蓋短褐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二千里外來謁余請為公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既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范東齋傳

張元井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指弱冠棄諸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馳騖

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事王司與許半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某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窺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其義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



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既沒執哀如古制至病瘠骨  
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生死命耳何可一日忘吾  
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  
侄如己子積塾資為婚娶侄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  
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  
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咸  
樂從之遊然或以粟帛周之堅却勿受也先後守令屢  
表其間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

八十偶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污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生平廉潔類如此某嘗屈之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夜分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孜孜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母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卧數日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

氏名璣廷潤其字別號栗齋蓋溫潤而栗然可想見其人云

仲山王先生傳

龔勉

嗟夫經以載道古者講經即所以講道也後世講學之名立於是始目經為訓詁而與道遂岐而二自八閩虛齋蔡公以理性之旨發明經術務與前儒相統承而士始有所準繼此而紫峯陳公次崖林公各以其學專門為書而經學益著然其書亦互有得失而未能的然不

詭於聖賢也至我仲山先生潛心理窟闡揚經旨本三公之說而折衷之著為定論學者治經欲求通於紫陽朱氏以窺孔孟之藩籬舍是其無蹊徑矣今其日抄講意諸書托剗剗以行世者可具論也厥功豈不偉哉先生王姓諱問字子裕學者稱為仲山先生比沒又私謚曰文靜云先生父曰樂莘翁以經學師邑中而伯兄計部公夙有文譽先生無他傳獨父子兄弟相師友穎敏絕人得父兄指授而精詣之學益進髫年遂與兄齊名

相繼登薦嘉靖壬辰中式南宮引疾歸讀書山中從遊者日衆學益大進戊戌廷試賜進士高第授戶部主事丁內艱服闋補原官以便養乞南改兵部尋轉車駕司郎中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行抵桐江乞致仕時先生年甫五十當事者夙才先生欲大用之而乃決策引去無幾微遲迴顧望事蓋欲修色養之孝於樂莘翁也比歸日奉親遨遊凡可以娛悅者無不至而與計部公白首怡怡情愛彌篤孝友刑於鄉邦大為觀風使者所欽仰

薦疏屢上而先生若不聞也者夫篤於至性而爵祿曾  
不足芥其衷則先生之學詎徒空言也哉家居却掃一  
室焚香靜坐上下千古而一切世故澹如也時徜徉山  
陽水涯與漁樵伍築室寶界山極幽人逸士之致又於  
東郭構綠蘿菴招名僧居焉講出世之學扁舟几杖往  
返湖山間人蓋望而疑其仙云絕跡公府監司郡邑守  
相冀一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短詠數言  
而已先生雖不久於官乎而其所設施則有卓然可紀

者由戶曹視權徐州力刷積蠹而又權粟貴賤以本折配支戍卒稱便在南駕部歲修馬快船諸軍最苦帑甲往往逃竄以死先生憫之為白大司馬疏請官造不以煩軍遂不復有帑甲累其他請營房數軍籍嚴查軍政優快平船月糧經畫鑿鑿迄今著為令而獲免帑甲者則家尸祝之先生之經濟此足以窺十一矣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文學四方負笈者雲集開示指要疊疊不倦莫不虛往實歸藉先生之教以擢高第者接踵

於時然要以立身行已忠孝為本不僅事飾繪已也郡  
先達文莊邵公道德文章表一時而太守喻公中丞唐  
公學憲薛公並以經學稱海內宗匠先生始從喻公遊  
喻公謝以不及乃師事文莊公一見輒稱許曰異日子  
不予讓也已與唐薛二公友善雖學術行誼動相頡頏  
而至其超然出處之際則二公不無心服退舍矣先生  
形癯神清體不勝衣而志甚勁色溫而莊無悅人之容  
然久輒自醉與人交情溢於文而尤篤親故調恤無間



馭左右甚嚴乃其體恤又甚至也天性澹泊無嗜好惟以翰墨自娛詩冲澹入陶韋室字遒勁得晉魏人法間或點染人物山水花鳥則神形兩至即專門名家不逮矣楮墨流傳幾遍海內寸箋尺素人競珍之蓋先生之學無間精粗咸潛心究意故雖一藝而其工至此先生勇退似錢若水而才略過之冲雅若杜祁公和厚若邵康節而浴沂風詠之趣使得遊於聖門則當與顏氏子者翩翩而並駕矣嗟嗟可不謂有道之士乎某在門牆

辱先生知愛最深嘗手書相勉謂他日衣鉢當以付子  
某深媿焉劣無聞大有負先生先生沒而冢嗣吏部君  
以傳見屬夫子方負先生自媿而又烏能傳先生哉然  
知先生而能言之者某又不敢辭也故獨推本其經學  
之詳撰次為傳而使後人知淵源所自云吏部君名鑑  
方以文學經術顯於世是足繼美先生矣

胡敬齋傳 鄧秀

胡居仁字叔心餘于梅溪人穎異有大志家世業農至

叔心益窘鶉衣蔬食若將終身焉方童年得鄰家遺物  
還之嘗從于同知準受春秋知無所得曰學詎止此乎  
及聞吳聘君與弼講學崇仁徒步從之遊聘君亟稱嘆  
以為非常人退而益加充廣盡棄舊學以斯道自任會  
親喪哀毀骨立喪葬依古典不苟卜兆為鄉里彫兒所  
阮墨緣走有司訟之卒得直既免喪乃上靈山浮錢塘  
歷太湖弔虎丘窮金陵閩浙之勝幡然歸故山築室講  
學謝絕人事學士張元禎修撰羅倫郎中婁諒咸嘉之

修書通懃懃提學李齡鍾鉞繼請主白鹿洞未久輒謝  
去余侍郎祐來稟學一見異之妻以女陳獻章起廣南  
學者遠趨之叔心謂其近於陸氏戲玩天理不能順以  
自然其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身心內外必主於  
敬故以敬名齋雖在暗室屋漏夫婦如賓揮撻筐篋沒  
齒不淆亂應接賓客巾履儼然涵養體認動靜不違發  
諸議論醇如也達於晝夜死生之變而忻戚富貴利達  
舉不足動其心言學與治以為已王道為準的嘗語學

者曰農工商賈皆有益於世而釋老俗儒非徒無益反  
害人心朱子有三綱論九法斁之戒非虛語也又曰正  
學不明名教無主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惕然  
警懼勿忘勿助定其紛擾雜亂之心則虛靈瑩淨心無  
不存道無不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又曰人能端莊靜  
一則天理存大本立極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苟不莊  
敬則百邪交侵去禽獸不遠矣抱志獨立遁世無悶成  
化甲辰以疾卒所註有居業錄敬齋集易春秋通解未

脫稿

贊曰宋季儒俗弊天下其效使宗社淪湮黎元塗炭  
三綱五常之懿或幾乎息矣雖名為大儒泰養於元  
之爵祿冒榮名而鮮高節若叔心者知俗儒之弊而  
反之正可謂超然獨得也已

陳紫峯先生傳

蘇濬

自虛齋蔡先生以理學起家一時執經之朋門外屢常  
滿而所最推轂者莫如紫峯陳先生云余聞之故老曰

蔡先生陽嘘甘澍飲人以和其氣象似程伯子陳先生  
鞭駕風霆其氣象似邵堯夫至其尋繹六經步趨鄒魯  
闢榛莽而引之周道則先生之於虛齋也猶虛齋之於  
考亭也先生名琛字思獻自為諸生時已厭薄一切鑽  
研聖學常自題曰發憤三年須是不爐不扇把持一敬  
莫教媿影媿衾蓋其志也初遊季木齋之門虛齋見其  
文嗟異之先生以師禮請虛齋曰子吾友也不當在弟  
子列先生固請因師焉虛齋曰吾與人語直憤憤耳迺

與思獻語輒心開也且足以發吾道南哉會虛齋督學  
江右延先生訓二子先生時以所得證之虛齋而旋以  
所聞者課若子諸所談說淺而使之深深而敷之淺險  
而安常而偉約能不遺肆能不亂若倒萬源注之萬壑  
也其言曰理一也人所見殊耳苟一旦豁然則剛風上  
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  
石不為小屈伸往來不為微榮悴開落不為顯四海九  
州不為遠閨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不為精童



子灑掃應對不為粗陸象山之主靜不為禪朱晦翁之  
分析不為支周濂溪授太極於二程不為輕洩天機二  
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自孤道統蓋太極渾然何所  
不具而吾人耳目心思有所不得則繇分也先生自江  
右歸日以經學訓都人士所著有正學編四書淺說易  
經通典先生顧謂諸弟子曰余所談未盡管中見必相  
從塵埃外細論顏子之所謂彌高彌堅者而後至也余  
將忘言矣庚午年舉於鄉丁丑年成進士時編修尹公

襄得先生文大奇之以語學士靳公靳公曰是固醇儒  
必蔡虛齋陳白沙門下士已而知其為先生則翕然稱  
得人云先生釋褐授比部主政比部務故簡先生謂古  
人不以仕廢學剖決紛瑣之暇必却律例前書史而時  
出其意於法律拘束之外則日與同舍郎說經學旁及  
今古而時時有所規益冠帶之族靡不願交驩先生者  
先生顧念母氏春秋高請於朝曰臣母寡居年踰七十  
時光薄暮衰病侵尋定省踈曠無一時而不起憂思南

北睽違有終年而不聞信息臣之處此實難為情乞調  
南曹以便迎養遂得請調南度支郎司淮安關事時關  
吏多競錐刀牟倍稱之息先生盡弛諸禁以通滯財當  
道者欲有沮格先生遺書曰論王道則鈔關可無設滂  
池網畧仁者不為也奈何欲多取贏餘為功其人媿屈  
已而轉南銓部郎銓部多暇則益大肆力於學問學者  
振衣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令人人意得會上  
兩宮徽號例得封先生曰是足慰吾親矣遂移疾歸歸

則不入城市不通達官貴人書時獨坐一室中高之無  
垠遠之太始微之於喁粗之螺動以及盛衰開闔得喪  
炎涼之態或適然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  
莫測也或興所至縱行山水間與田父野叟問節候話  
桑麻以為娛每佐風月泛一葦持一樽二簋與一二朋  
儕懽然道故而時時出金石聲詠而觴觴而復詠漏下  
不休也僕人曰雞既鳴矣先生曰今日雞鳴明日雞又  
鳴其達如此先生故無町畦然遇大是非利害則殫力

爭之如陂與水利修涂築堤凡可惠毗黎者侃侃如也而郡邑諸大吏欲覲先生不可得則以得先生一言為重會當道者薦先生碩儒不宜置丘壑即家拜貴州學憲未及行調江右學憲先生竟以親老不就徵第時摘園中蔬採江上蘋芡夕侍匕箸以為此足自老矣亡何而太安人終先生年幾六十猶依依孺慕云今世稱先生者謂先生浴沂風詠似曾點醉北牕自謂羲皇上人似陶元亮不知先生之學以孝弟為宗旨以宇宙為襟

懷而天機圓徹觸處洞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從容乎不  
夷不惠之間其所得深矣所謂虛齋之後惟先生一人  
者非與先生詩文若干卷瀟灑有致出於天機而余所  
最愛者靜菴詩云大道自圓融稍偏便作病仰看鳥雲  
飛俯察魚川泳俯仰物何多一一關吾性文公祠堂記  
云千流萬派同歸於海手舞足蹈於焚膏繼晷之餘嗒  
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外味斯語也可與嘔心搗管剪  
綵雕龍者同日道耶先生物而海潮不至者三世外史

蘇濬曰孔子至老而談韋編乃孟氏獨稱善用易豈以  
章句哉易首乾乾首初其繇曰潛龍勿用釋之曰龍德  
而隱夫隱者非伏其身而不出也非與世相違也入於  
深潛徹於微隱獨往獨來莫窺其際耳先生以無用為  
用而不可知其用殆所謂潛龍者耶吾鄉韋編之學舉  
宗先生余謂先生不惟善明易且善用易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王增賢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傳十三

儒林

東園金先生傳

顧璘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洵國初  
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魁岸闊達有巨人度少學易  
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是晉江蔡

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革推行傳授盡其精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畧曰昔壺遂問于司馬遷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衰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

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矣溴梁之會羣臣主盟降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  
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  
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華外楚國  
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  
十炳如星日衆人皆可得而誅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  
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  
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書國蔡

昭弑於臣而書殺晉昭微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  
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  
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拘於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  
與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  
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於諸儒  
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為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  
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  
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採之益

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  
所由作也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  
恒以王道為心不徇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為仁和知縣  
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莅事以勤文而無害寬  
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  
惠召入為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毒流薦紳先生獨  
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  
自殺之寃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鐺逆

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啣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驁黜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為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疏交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為害臺臣是其議而不

果行郡歲有贏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生  
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  
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  
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即上疏乞  
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儕為樂公卿不先  
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學為念講析疑義終日  
不倦讓舊業於諸弟仍出歸田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  
友王太僕韋沒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即曰嗟嗟

欽佩毋念我逋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  
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  
車大輿大輶大輶大車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  
詩並稱於鄉論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  
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紛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  
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  
故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  
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陳紫峯先生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皓其心腑專  
一經以自業茫焉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  
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未生相尋  
以敝出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王新意  
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  
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  
以詳乎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先生

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者而紫峰陳先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先生之說也一日虛齋先生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先生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先生曰吾所為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嘗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子講為師弟虛齋

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托於先生而先生  
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  
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  
從禽無虞佷佷然不知所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  
以授生徒者往往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  
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  
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  
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

相弊可也今書肆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峯學者稱為紫峯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壑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是詭得賢之名先

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稍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漁樵相問或黃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為話言先生觀

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  
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  
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  
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污隆為度量也由  
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  
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  
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位不久事功無所  
表見其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戶部謹於

利邈不以自污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為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

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筭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厓  
公希元中丞張淨峯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巨  
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  
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  
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榮顯事功為一時傑出然  
林公悔其顛躋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  
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慎中生最晚猶  
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



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為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慎中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顯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

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  
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有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  
求先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  
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夏叟傳 耿定向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吾  
友張翫山以司徒即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  
一日翫山號於會衆曰夫為學學為人也而今須求為

真人母為假人叟憮然內省曰吾平日修持為人者得  
母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  
余天窩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  
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  
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漸知向裡久之自信得  
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  
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自省謂時  
胞中若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

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誦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歷戊子叟曳杖來訪余於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弟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何如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

又聞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  
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為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  
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  
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  
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儻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  
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余聞  
之大為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  
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為至

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也謂何有於我者也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著無聲無臭是也叟懼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余聞之大宅嘆曰近學之蔽於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諭同志

惟昔茂叔之於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從吾皆以隤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雋博聞強識者反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里中三異傳

耿定向

嘉靖季里中有方山人已鄧僧來自蜀已梁狂至自吉寓余里皆踰年所跡其行事大都與庸衆人異語曰光黃之間多異人其然乎異奚傳審異所以致同也梁也孔慕而俠行吾哀其志方也玄修而羶逐吾惜其姿鄧

也釋崇而言穢吾憫其陷而離也是皆可監已故傳之  
楊子云妄譽近鄉愿妄毀近鄉訕吾於人也誰毀誰譽  
哉茲傳三子也時若三子臨之在傍者噫嘻假佩縲綽  
子卒成上賢得所託爾藉令三子幸取裁於尼父寧至  
是乎念及此怛然內疚矣

何狂者姓梁名汝元後自變易姓名為何心隱余懲其  
行不中而悲其志故稱曰何狂云狂蓋吉州永豐右族  
也家累萬金族衆數千指少補邑庠弟子員從永新顏



釣游與聞泰州王心齋立本指悅之遂亢然思自樹時  
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於時狂倚知見咸狎侮之獨  
脉脉心欽鄒文莊曰此孔氏胚胎也意謂大學先齊家  
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而躬總一族之政聯族諸子姓督  
課之為一家學凡徭賦緡錢時斂而輸之公不給者代  
為輸薄息而緩其償一歲邑下令督征狂謂中有非正  
供者抗弗輸為書抵令令怒以狀白當道當道故夙有  
聞也趨捕逮下獄擬遣時制府績溪胡公宗憲經略浙

直孝感程學顏氏在幕用事說之檄江省撫臺安陸何公因得脫狂居幕踰年胡公語人曰斯人無所用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狂沾沾自喜謂胡公善用已也嗣程君陞問丞狂從之來孝感與方山人會礦山語具方山人傳中程君北狂與居嘉靖庚申歲也余時官北臺狂匿程君邸即同里士紳避不見問從北部羅汝芳氏游余故與程羅兩君交善時相往反因晤之聆其言貌若癲狂然間出語有中吾衷者時張江陵為少司成予

挈之城東僧舍與晤狂俯首凝睇目江陵曰公居大學  
知大學道乎江陵為弗聞者游目而攝之曰爾意時時  
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別去狂嗒然若喪曰夫夫也吾  
目所不及多見異日必當國殺我者必夫也吾黨學移  
別掉不則當北面矣比部主政錢同文者日與游最暱  
錢故不飲一夕與語有契歡傾一巨卮至謂父母可無  
斯人不可無云無何程同丞卒於京邸予有西夏之命  
狂移館別邸從之游者諸方技及無賴游食者咸集焉

余瀕行謂之曰子慎所與哉應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何擇焉尋分宜子為言官論敗或曰狂有力焉蓋嘗授為箕巫者以密計因達宸聰也其黨因張之士紳中有遭抑而覬重用者傾貲授室館穀其徒藉之運竒通與援禍蓋孕於此矣既罔丞喪歸狂附舟往過白下以刺授何少司寇何公故前為脫難者嗾狂刺不恭麾之不見狂遂遁巡城臺史捕逮其徒董姓者甘心杖斃以衛狂狂乃得潛依錢主政游閩粵間壬戌冬予赴南畿督學

過之潯陽江中予責錢奉命慮囚出不報命而為狂所  
誘遊方外大不恪趨令絕之北上錢時唯唯謾予而仍  
與偕遊踰年始至北都書來托予為護狂予乃為轉心  
文招之意其格而易行也狂一夕潛入予署予謂之曰  
惜哉子懷此志而行若此死矣夫他日予第繞而墳而  
三號哀子志也居頃之狂見吾門徒諸不悅一夕復遁  
去從此依錢東萊或依同承弟程學博氏重慶已在越  
中館沈茂材沈為子訟誅及之乃復還居孝感隆慶壬

申程學博士挈之來我仲子詰之曰子毀家忘軀意欲何如曰姚江始闡良知指眼開矣而未有身也泰州闡立本指知尊身矣而未有家也茲欲聚友以成孔氏家云仲子曰成家欲何如狂云云仲曰嘻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孔氏求仁子不仁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直緣木求魚哉後災且不免矣辭之去余尋起符丞北上狂居孝感撫臺長樂陳公初聞人言有狂有將檄下捕逮其徒檢所嘗與士紳往復書舍之且寓書於余曰初不

知為志學人也予報書悉其素如是而中辨其學術蓋  
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如人所言有託則重誣也時  
有媚嫉予者中于政府曰陳公捕治某已得某乃以情  
囑而庇之故又以書恐陳公曰政府訝公徇人舉義不  
終也陳公大惴恐亟更檄捕令益峻乃執之新安械繫  
入楚安陸人乘而文致其辜會新城王公繼陳公來撫  
楚初不詳其始末也走書聞中詢余余即錄前報陳公  
書報之且寓書李司空託為解司空報曰政府左右且

藉此中公也公茲從井救人也狂以是竟斃楚獄無敢  
收者瘞之會城堙踰年余屬其徒取其骸歸孝感與程  
問丞合殯焉因其志也而為文以招魂略曰決命捐生  
汝何營摸孔陳迹失孔真孔門宗旨曰求仁蹈仁而死  
未前聞仁與不仁幾微分吾昔與子曾極論子既去余  
余又移汝轉心文汝心匪石何弗悛塵埃識相汝何明  
明珠照乘不照身傾萬金之產了不惜犯三公之怒以  
為欣庸言庸行孔訓靡遵舍南容效齔衡鶯斯之黨又



頻頻衆惡歸汝汝何云憶昔與子久要言子卒死兮哭汝  
墳念子無歸傷我神惟子雄心雖九死其不泯爾憶予  
言尚自新魂兮歸來寧為壁為祥雲毋寧為厲為妖氛  
云天臺病叟曰秦州立本說緊豈非孔氏指哉惟孔氏  
立天下之大本者無所倚而肫肫仁也是故淵淵浩浩  
若斯已狂以意識承之不免於刑戮有以也然則狂可  
殺與曰高皇有彛訓在惜時不執此正其罪以明學也  
噫志學孔者幾微之差且至於此况志異學者乎余懼

學者不辨之早至自殺且殺天下故為之傳而附及鄧僧方山人嘗惟處其厚不處其薄山人戾猶龍斯指矣鄧僧見謂先天與後天不相聯屬豈大雄氏不二法門哉傳之亦為學二氏者鑒也

鄧豁渠者蜀之內江右族也名鶴少補邑庠弟子員屢試列高等初聞里中大洲先生談學心厭之已漸有入則時時從之遊即大洲家衆峻拒之勿為阻其家故去邑城三里而近居嘗寓一蕭寺中時往來邑城就大洲

問學道經家門過不入兒女子或見邀之牽裾呱呱啼  
勿顧也時父年七十餘在堂室有女踰笄未嫁又有祖  
喪未舉皆不顧一旦髡髮遊方外父尋喪亦不奔大洲  
重以為恨為詩書諸名山招之不至慕余仲來余里時  
年幾七十矣仲館之高筍塘寺屬友人劉姓者昕夕瞻  
之劉事之惟謹不當意而昵里中一孩童祝姓者欲集  
貲為孩童輸粟為從事卒為孩童欺取其貲而叛乃其  
子聞闕萬里來省見即譙訶居一二宿即斥遣之時余

督學南中巡部遇是子于鳳陽道中泣想如此余哀而  
斥廩稍資之歸鶴尋北遊衛輝時其宗人為郡司理因  
依之適大洲起官過衛輝渠出郊迎大洲遙望見驚異  
已識之下輿把手徒行數十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且  
泣且痛自悔責曰誤子者余也余學往見過高致子於  
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為死墮此大罪惡為不可改今子  
幸尚在可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以補前愆吾割田租  
百石贍子即作券給之於時中州數孝廉來就大洲問

學大洲令鄧與答問大洲聆已大恚曰吾藉是試子近  
詣何如時聆子言論乃荒謬一至是耶夫以顏子之質  
其學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奈何為  
此虛罔語誤已誤人耶重嘆息而去大洲既入京宗人  
尋以外艱歸渠封還田券不歸而復遊齊魯間嗣大洲  
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容見而心故又憐之斥俸  
十金屬里中一仕官者携之歸仕官者携至涿州渠病  
作而仕官者急於赴任棄之去竟死野寺中無所殯云

余過涿令人訪其遺骸不可得矣

耿子曰鄧鶴寓吾里時曾集其言論名曰南詢錄中言  
色欲性也見境不能不動既動不能不為羞而不敢言  
畏而不敢為者皆不見性云云余覽此甚惡之曰是率  
天下人類而為禽獸也渠後寓通州屬其徒刻傳之中  
無此一段語毋亦渠自不得於心刪去之耶近麻城令  
卽衛輝司理子亦大洲門人也嘗從余遊為述其始終  
如此予惟此老敗缺處稍有識者昏能明之顧其捐身

忘親陷溺若此所入者何因所為者何事所成者何果  
至所以迷惑若此者其幾微之差必有所在矣昔孟子  
自任知言蓋知所自生於心而究竟其所終也予覽大  
洲與吾友胡正甫書深訝其自負張皇輕侮前訓墮罪  
業而不覺云云其師門亦已重斥之矣吾黨尚多惑之  
豈不誤哉

方山人黃陂人也名一麟後更與時自號湛一嘉靖間  
弱冠為諸生初婚不安其室託遊方外潛走太和山之

陰習攝心術岩居數年其父兄莫知所在也山人故英  
標雅質靜久稍稍發慧時毗陵唐公養晦在里負世重  
名山人特往從之遊一見奇之唐公方銳志用世時苦  
倭患言兵事而山人兼嫻武技益奇焉于時吉州羅先  
生姚江王先生因皆與之遊二先生誘之歸聖學山人時  
斤斤檢飭即一茶一扇餽遺亦不苟受也一日謂二先  
生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秘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  
耶羅先生因密叩之山人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



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羅先生然之偕約之入山習靜  
吉州諸長者咸尼羅先生不聽遂與王先生偕至山人  
里居頃之王先生先辭歸羅先生獨留棲道明山中短  
榻夜坐踰時諗山人無所得憤悔至發疽無恙乃還既還其  
夫人又殂不及訣以是心益恨山人山人尋趨吉州謁  
先生先生拒之峻山人出橐金若干跪請願築室受業  
終身先生以為嘗已也叱遣焉山人邑邑不得意歸歸  
時予適訪山人覩其覲羣書盈床意將以博綜為業者

一歲孝感程太僕偕永豐梁子期會礦山聯轡數百騎  
來山人以兩僮舁一籃輿往南揖梁把山人袂曰假我  
百金餒山人曰唯唯即千金如命程梁二君覩其色詞  
閑雅心欽之遂與款語說之以所學術干上云異日有  
遇羅公當拜下風也山人由是漸易夙操挾重貲為薊  
北遊至雲中依李制府娶二姬余時官內臺山人書來  
言欲入京予報曰翔而後集慎哉時都門二三老陰招  
之山人遂入京寓廣慧寺予就密室叩之山人曰予茲

行志將納約耳即得巷遇如此敝衲進亦以此敝衲退  
榮貴非吾願也予曰唯唯顧子所積蓄欲陳於上前者  
何先山人盡衷以告皆儒生常談余哂曰主上明聖如  
子所欲陳者耳熟稔矣子志雖大其所欲効者無當也  
子其休哉時都門名公亦多與往還張江陵謂余曰昨  
晤山人視其神情中若有所為者機達於目矣予以其  
意告江陵曰方生此鼓從此搥破矣尋嚴分宜任子聞  
其有黃白術欲給之挾賄李宗伯知其情密以告予予

乃促山人亟避之會予有巡西夏命因挈之歸行間一日山人謂予曰吾從此息機志學已顧學以何為宗予曰與友朋披赤剖心可矣山人曰吾志欲以明先天為宗如何予曰披赤剖心即先天也山人惟時若亦易志為學而多機予故說之如此既歸而先所出妻家訟之郡郡守持之而拘辱其伯兄予便為解乃免山人為此滋不得意復出遊汴洛鄖郢間流言籍籍起仲諭之銷聲息影也諸兄懼乃強招之歸予尋闕

告在里人于白雲山中築室下惟且孜孜為導鄉善俗  
事隆慶中羅先生門人胡廬山氏督楚學咎山人往迂  
其師也檄下有司捕治業就逮山人以計脫走予寓書  
為解意曰昔山人之招致爾師於里也率其父兄弟侄  
嚴事之其家遂益勉于為善樂施好義家聲為之一  
振予謂山人只此是其拔宅飛昇而嘆服羅先生有過  
化功山人故未迂而師師亦非為山人迂者學使不然  
捕之急山人遂走附俠黨邵義受知高新鄭且誤疑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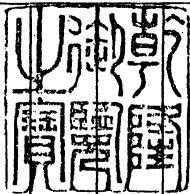
公之事由予因於新鄭所構予譖予潛乘小艇走雲間  
從史徐文貞謀復起也新鄭怒遂矯旨特察諸臺諫竄  
予橫州余笑曰不意鄉里後生亦能為崇如此若為勿  
聞也者新鄭特疏欲用山人不果無何今上改元新鄭  
罷相邵義亦誅山人踉蹌走匿太和山循君山中居無  
何病瘵歸歸而死年甫四紀耳疾之者疑其畏罪托焉  
而夙奇之者猶紛紛謂其得服食不死也亦可姍笑哉  
昔山人之出遊假其貲於季父者累千未償及病革時

乃手撫中笥曰平生苦心所得惟此蓋以所錄丹方與鉛汞餘餌嘗季父也其家素孝友乃為此鬭爭幾至相夷余為解曰丹能長生山人當不死矣黃金可成渠又何假而貲哉山人多以此愚世士紳世士紳往往為所愚尤可姍笑哉天臺病叟曰嗟嗟世之贊毀亦何常之有初山人一出而士紳相艷奇以為子房長源復生譽何溢也及行敗身沒世遂被以大不韙名禍延家門至形諸志載抑何慘與余去山人居僅五里許計其始終事

行知之頗悉惟山人故富室養子也一旦脫屣世界兀然巖栖者累年斯不亦飄然風塵外哉彼其時以神情見賞識諸名公非偶也顧諸名公始則獎與太過以滋溢其名根而後復推抑已甚挺之走險以致墮墜如此假令羅先生始聽其築室山人或亦終身善士既而胡學使不有以激之亦當勉老里中一學究曷至若是狼狽乎雖然使山人始出即遇世廟亦陶仲文等耳安免遺詔之辟晚即大用于高相當與邵義諸俠駢首園



牆中安能全要領牖下哉以是識世之譴毀得喪其禍  
福倚伏不可知也顧予撫茲宇下小子以彼其資知慧  
方啟而使之向往無路未知所裁語曰範圍而不過曲  
成而不遺余因有重慙矣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